

東北風雲錄

(十五)

張學良、張作霖傳奇

● 陳嘉驥

遠交近攻歷史法則

自春秋戰國以還，秦朝以遠交近攻策略併吞六國之後，數千年來中國每當改朝換代羣雄併起你征我伐時，無不遵奉此遠交近攻策略，作為統一全國的最佳手段。

辛亥革命成功後，孫中山先生將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，無非希望袁世凱忠於民國，使全國同胞從此擺脫專制，同享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大同之治。嗣袁世凱企圖帝制自為，他不但害了清朝，玩孤兒寡婦於掌上，並欺騙了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志士，也害了中華民國。袁死後羣雄併起，馮國璋繼任總統，段祺瑞出任總理掌握實權，但他並未能有效完全掌握全國局勢。嗣直系吳佩孚崛起，尊曹錕為領袖，一戰鎮蹕湘粵，再戰敗段祺瑞領導之皖系，三戰使張作霖斃命。此時，吳佩孚擁重兵坐鎮洛陽虎視華夏，曹錕賄選出任了北京政府的大總統，自稱直系即中央，大有一舉統一全中國之勢。

直系全盛之時，除張作霖盤踞東北三省，皖系盧永祥蟠處上海一隅，孫中山先生受制陳炯明

，在廣州一帶亦祇勉強立足而已。因此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均以遠交近攻政策以吳佩孚為共同敵人，形成孫張聯盟。當然這種聯盟，彼此皆係一時權宜的現實政策，俟共同敵人打倒後，屆時自然各人另有打算。孫中山先生受袁世凱欺騙後，很難再信任北洋軍人，一定會繼續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統一中國，不會再拱手讓人。張作霖對孫中山先生固極推崇，若謂其將擁孫而自甘於下也是絕不可能。因為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

，在汀泗橋擊敗吳佩孚，並取得武漢繼續北攻中原時，張作霖即指派張學良率大軍二十萬，渡黃河南下支援吳佩孚抵抗國民革命軍一事來看，即足證明其真正態度。

張作霖自民國七年九月，受北京政府之命出任東三省巡閱使後，即立求名副其實，亟力圖真正統一東北，確實掌握奉天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軍政與人事。民國八年七月，吉林督軍孟恩遠部隊，與朝鮮日本駐軍在吉林省發生衝突；張作霖藉機呈請北京政府，調其親信鮑貴卿代孟恩遠為吉林督軍，以化解中日雙方在吉林邊境之衝突。至此東三省軍政均統於張作霖手中。

南孫北張信使絡繹

從民國八年八月六日，孫中山致吉林省籍國民黨黨員李夢庚函中，表示不過問奉吉之爭，即已伏下孫張異日合作之張本。至於李夢庚是否日後奔走奉粵之間張作霖特使李紹白，以及吉林省督軍孟恩遠與孫中山關係至何種程度，雖無確實資料可資佐證，但由孫中山致李夢庚函中，當可略知梗概。

孫中山覆李夢庚函：

頃誦手書，知前次過滬，匆匆相左，未獲敘談，深為之悵。方今國事顛覆，根本之圖，自以鼓吹民氣，喚醒社會最為重要。尊論所及，深符鄙意，文自客歲以來，閉門讀書，不理外事，亦欲以素所蘊蓄喚起國人，異日羣衆之心理不變，則澄清瑕穢之功，庶有可期，然後乃足以建設真正民治也。對奉吉之事，文毫無成見。執事關懷桑梓，自以喚醒社會為入手辦法，則成效當未可量也。文所著學說第一卷，刻已出版，茲特郵寄一冊，尚希惠存為荷。

張作霖與孫中山先生聯絡工作，除了在孫覆

李夢庚函中略窺端倪外，有記載的有：(1)張作霖派李紹白赴桂林，於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晉謁孫中山先生。(2)寧武奉張作霖命，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三日赴廣州。(3)韓麟春於民國十一年九月赴廣州。(4)沈鴻烈於民國十二年五月赴廣州。(5)楊宇霆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赴廣州。孫中山亦多次派代表至奉天，晉見張作霖先後有：(1)伍朝樞於民國十一年三月赴瀋陽。(2)汪兆銘於民國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赴瀋陽。(3)汪兆銘於民國十二年九月赴瀋陽。(4)葉恭綽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赴瀋陽。(5)蔣中正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，自俄返國途中，曾在瀋陽有停留。(6)孫科於民國十三年九月赴瀋陽。

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雙方信使，在廣州與瀋陽之間絡繹於途，其商談主要目的，即係如何合作，以討伐曹錕與吳佩孚直系軍閥遏阻其統一全國企圖。

粵奉合作共同倒吳

直皖戰爭直系獲勝後，皖系雖戰敗，但與皖系接近的奉系張作霖勢力介入，北京政府遂由直奉兩系所共同把持。皖系要人梁士詒在張作霖支持下，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出任北京政府總理，引起直系反對，吳佩孚立即於民國十一年一月五日通電反對梁士詒內閣。直系軍人蕭耀南、馮玉祥、劉鎮華、趙倜、齊燮元、王瑚、王占元等紛紛通電附和，要求梁士詒辭職。張作霖爲了維護梁士詒內閣，派其精銳的二十七師出關以拱衛京畿治安爲名，進據北京以北通州各地。

吳佩孚見奉軍進據北平近郊，知必須排斥奉系軍隊，否則皖系必將與奉系聯合而死灰復燃，隨即調動河南、湖北、陝西各地直軍，向保定地區集結。張作霖亦知大戰不能避免，也命奉軍分批出關，進駐天津、軍糧城以及北京與天津鐵路間各重要據點，擬從京漢與津浦兩鐵路以鉗形攻勢，挾擊以保定爲中心的直系部隊。吳佩孚則避實擊虛，迅速擊敗張作霖的西路軍，轉而迂迴包圍東路軍，把奉軍打得潰不成軍。直奉軍大戰展開前，張作霖與廣東孫中山先生，曾有互相呼應在武漢會師之約，據云係在直奉戰爭爆發前，孫中山先生命伍朝樞於民國十一年三月，赴瀋陽報聘時約定。民國十一年五月奉軍戰敗後，孫先生

於是立派吳忠信赴東北對張作霖有所鼓勵與勗勉外；復於是年九月十二日，致函奔走於廣東、東北與段祺瑞間前皖系大將，張敬堯談及陳炯明之變以及奉軍作戰等問題。茲將該兩函披露如下：

兩亭先生惠鑒：前以我軍後方問題須先解決，故於上月改道出師，還定粵局，促成北伐，乃值貴軍已入關不能同時相應，抱歉之至，時勢所拘，當承諒察。吳虜用詐，遂稍僥倖（指吳佩孚避重就輕，先擊敗奉軍西路軍，迂迴包圍東路軍事）然計其能力，決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此間準備完好，文於六日親至韶關誓師討賊，督飭各軍急速進行，不變初志，以踐前約。貴軍精銳，未失所望，乘時反攻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顧。彼虜既疲於奔命，則最後勝利，仍在吾人也。茲特派吳長忠信爲軍事全權代表，晉謁左右，敬祈賜教，並頌鑒安孫文（民十一年五月）

助成志兄惠鑒（助成爲張敬堯字）：溫參謀長持來大札，備悉一是，忠誠奮發，殊令心感。陳逆叛亂乃倫常之變，痛曷可言。文始固堅持大張討伐，嗣以北伐軍失利，須變更軍略，文乃越險來滬，爲統籌全局之計。奉軍奮鬪不懈，極堪嘉尚，兄贊襄其間，諒資得力。東北根基穩固大有可爲，因應得宜，必多良會。兄與當局既稱契合，希悉心擊劃，匡扶正義，刻局勢尚在混沌之中，文正總合羣情衡酌一是，俟何方有當借重之處，自應致電相邀，以資發展。關山迢遞，兄勞瘁之餘，尙希節衛。有何要息，勤訊爲佳。此覆，並詢時綏。（民十一年九月十二日）

概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前，各界均盛傳，謂粵、奉、皖三系曾有密約，擬在戰敗直系之後，召集各系代表，在天津舉行全國統一會議，其議妥條件爲：(1)國父孫中山先生爲總統，段祺瑞爲副總統，梁士詒爲國務總理。(2)免吳佩孚直魯豫巡閱副使，仍回兩湖巡閱使本任。按直魯豫巡閱使掌握中國首善之區京津保與中原要地，關係地位極爲重要，曹錕雖名爲直魯豫巡閱使，但一切大權均操在副使吳佩孚手中，吳能遠離京畿，等於除去心腹之患，當時粵皖奉三系可能認爲必可擊敗直系。(3)大赦安福系人仕。(4)任張勳爲蘇皖贛巡閱使，段芝貴爲直隸督軍。(5)恢復舊國會，制定憲法。嗣張作霖爲吳佩孚擊敗後，孫中山先生亦受陳炯明掣肘，北伐之師無功而返，武漢會師之說，自無法實現。

孫中山看重張學良

民國十一年五月，直奉之戰吳佩孚獲勝時，本擬將張作霖東路軍，亦即奉軍精銳部隊的張學良、李景林的第二、第三兩路部隊殲滅，即可揮軍出關，直搗奉天。由於張學良的第二路軍全師而退（郭松齡居功甚大），使直軍不敢冒險前進；因此張學良聲名大譟。全國報紙爭相報導張少帥治軍有方，臨危不亂，將來必為奉軍重要人物而有所作為，張作霖可謂有子矣！

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得知奉軍幸未全軍覆滅，實得力張學良部队的三個旅的平安歸來，對張學良頗為激賞，乃特派汪精衛往見並致函鼓勵。孫先生致張學良函內容如下：

頃誦手書，藉悉一切。所論奉省暫持冷靜態度，以俟時機實為特識。文頃致書尊公，述此後軍事進行，仍宜由西南發難，據險與敵相持，使彼欲進不得，欲退不能；然後尊公以大兵直搗北京，略定津、保，以覆其巢穴，絕其歸路，敵必可滅，正與高明之見不謀而合。望力持定見，他日運籌決勝可為預期也。韓芳辰君來，連日討論，備悉東三省整軍經武，養銳待發，曷勝所慰。茲特倩汪精衛兄來謁，一切代述，希賜接洽為荷。專覆，敬頌臺綏。

孫文，民十一年九月廿二日
孫中山先生除了致函張學良外，同時亦致張作霖一函，對今後打擊吳佩孚的戰略也有極為詳盡探討；在奉軍初敗之際，雙方信使往來不斷，所觸及範圍至為廣闊，最重要的還是要求張作霖在財政上對廣東有所支援。茲將孫先生派汪精衛

赴奉天致張作霖函披露於後。

雨亭先生惠鑒：吳司令自堂（諒係吳忠信）、李理事長香齋、韓督辦芳辰先後蒞止，獲誦手書，並論起居萬福，至為慰頌。國事至此，非有確定之方針堅固之結合，不足以資進行。曾與自堂司令詳加討論，對於所擬方略，極為一致，復經盧督辦子嘉（盧永祥院系大將）參加意見予以贊成，尙希卓見定奪為荷。今年奉直戰前，文定策先以兵出湖南，與敵戰於長、岳，勝則可進據武漢，退亦可與相持於衡陽，依山據險，以戰以守，勝負之數必不遽決。當此之際，公以大兵直搗京畿，囊括直豫，敵前後受攻，勢必無倖。無乃湖南當局昧於大計，阻撓前進，而廣東內部且生反側，出師江西遲不及事，至可痛惜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今後破敵之策，仍須西南先發，與敵相持。公之大任，在於迅取北京、津、保，使敵失所憑依，然後出重兵以躡其後，則敵將不戰而自潰，此為共同動作之必要樞紐，所望睿慮及之。現時許崇智、黃大偉、李福林等部已將入閩，朱培德、陳嘉祐等部仍在湘邊，擬聯絡川軍及駐桂之滇黔等軍，相機發動。廣東內部因紀綱已壞，羣小漸有互開之象，而悔罪自投者已踵相接。艦隊感於孤單無依，尤亟欲自拔來歸，故以西南大勢論之，極有可為。但文新失策源地，諸軍所需維持補充等費，竭蹶應付，拮据殊甚，未審公能有以助之否？軍事須有全盤計劃，挹此注彼，全體實蒙其益不只局部受其灌溉已也，惟明裁之。茲特派汪精衛來謁，不盡之意，統由代陳，諸希俯賜接洽為荷。專此。敬候

謹安，惟照不宣

孫文 九月二十二日

孫中山先生為了堅固奉軍討伐吳佩孚決心，於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，覆函張作霖協商合作事宜，保證雙方和衷共濟，其內容為：

雨亭先生惠鑒：李君香齋來，獲誦十一月十七日惠書，敬悉一切。近日政海極波譎雲詭之觀，誠如大札所言，吾輩處此，惟有堅持一定之宗旨，始終貫徹，以不變者待其變，庶其變有窮期也。香齋陳述尊旨，具聆種種，文前與公書，謂此後對於大局，無論為和為戰，皆彼此和衷，商榷一致行動，決不參差，迄今此意，秋毫無改。凡公所斡旋，文必不生異同，且當量力為助。至文所欲奉白者，已託香齋面陳一切，幸鑒此衷曲，予以提挈，是所至荷。專復，敬請盡安，維照不宣。孫文十一月卅日。

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之來往，為互相利用已如前述，但當時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地位顯然相當困難，陳炯明虎視眈眈於東江各地，沈鴻英則仍盤踞西北兩江要衝，待機反撲，廣州局勢複雜艱苦，需要張作霖濟助之處甚多，此係不爭之事實。至於張作霖與孫中山來往，當然他也有所打算。蓋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數十年，在國內外均有崇隆聲譽，尤其民國元年將大總統職位讓與袁世凱一事，其高風亮節，更非一般人所能為。且國民黨人散處各地，雖尚無有力軍事力量，然號召力之強，對吳佩孚製造麻煩，亦有助奉軍甚大。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，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孫致張一函中，此種情形已躍然紙上，其內容為：

兩亭先生執事：精衛轉到手教，懇摯無倫，自非神明契合靡間，不獲聞此讜論。某氏之惡已昭著於國人（可能指曹錕選大總統），吾輩為國除患，知之當為切至，相期之殷不敢不勉。來示謂藉武力濟和平之窮，極為扼要。此間於固有兵工廠外曾於桂陸敗後（桂陸可能廣西陸榮廷），以外交手段，爭取最新機械，足敷建議之用，惟需款二百五十萬，需時半年乃克成功。此間支出過鉅，尚無力遞及於此，常日念之，徒呼負負，稍可設法，終當為之，此固事實之至要也。至尊見以協和（李烈鈞）回贛，組安（譚延闓）回湘，乃與鄙意不謀而同，所以遲遲，徒以財政困難，不能因應咸宜。協和回軍之需，至少須五十萬元；組安之需，亦須二十萬元，乃克有濟。此間自戰事起後，救死扶傷，在在需款，倉卒無以應之。如公處此時，能助此額，協、組皆可立發，他無所顧，不識尊意以為行否。川軍因內訌過深，即引吳亦非本懷，刻已派人前往關說，大概不致無望。反吳軍隊如熊、但、石、湯諸人，尚餘軍額三、四萬，足可一戰。其中立諸軍，仍可望結合，尊旨不難達到。沈逆（鴻英）自攻省潰敗後，乃集合力量於西、北兩江；直軍兩旅，加入作戰，初頗頑強，我軍小挫。三十日的軍田、銀蓋均之役，我軍拼死力戰，已將直旅擊潰，不能成軍。其後方與張克瑤一旅，聞已喪膽，不敢遞進矣！是役我軍傷師長一、旅長二、團長三、營長六，下級官與士兵傷約近千人，敵兩倍之，我團長一已死。北江敵兵紛亂逃死之情，極可憫嘆。吳賊造孽，已極其能事，天不助亂，我

幸而獲勝，此後萬端待理，大局底定，更未知何日？我公高掌遠拓，何以見教，萬冀不遺，進而為具體之商榷，則公私之感，寧復有暨。精衛初擬返粵報命，後以俄事及敵方緊急，乃電囑其先赴尊處，唯有以教及之。此覆。即頌勳祺。

孫文 十二年五月三日

由孫中山先生此函，足可窺知粵與奉兩方合作已相當緊密，廣州軍費由奉方濟助外，其他外省國民黨人的活動亦多企盼張作霖之援助。概此時正為吳佩孚全盛時代，除東三省外，全國各地殆已全部為其掌握，雖國民黨革命策源地之廣東，除廣州一隅外，所有富饒之區及東江與西北兩江區域，均為依附直系之陳炯明與沈鴻英等所盤踞。第二次直奉之戰時，倘無馮玉祥之倒戈，則中國必為吳佩孚所統一，如是中國為禍為福，猶不可知也！

重申武漢會師之約

嗣民國十二年十一月，孫中山先生又致張作霖一函，距前函已有半年之久，由函內得知廣州國民黨方面已得張作霖充份援助，故語氣之間甚為客氣，雙方軍事密切合作可說又向前邁了一大步，對第二年展開第二次直奉戰爭，顯有催化之作用，此函內容如次：

兩亭總司令大鑒：自去年陳炯明聽從吳佩孚嗾使叛亂於後方，致我北伐之師中道挫折，因而致奉天師旅亦未克掃蕩燕雲，擒斬國賊，良用為憾。失敗而後，隻身到滬，猶奮我赤手空拳與吳賊決鬪。一年以來，屢蒙我公資助，得以收拾餘

燼，由閩回師；又得滇軍赴義，川民逐吳，遂將國賊在西南之勢力，陸續撲滅，而廣州根本之地，得以復還，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。惟得廣州之後殘破之餘，元氣一時難復，而財政之困，日以迫人，以致不能速於掃蕩，竟使叛逆尚得負隅東江，為患至今。而吳佩孚、齊燮元近日濟之大批餉彈，逆賊得以傾巢來犯，旬日以來，石龍不守，廣州危急。本月十八、十九兩日，我軍背城之戰，幸將士用命，將敵人主力完全擊破，廣州得轉危為安。從此廣東內部平定可期，而北伐計畫亦可實行矣。故特派葉譽虎前來領教一切，並詳報各情，到時幸賜接洽為盼，並候大安。孫文，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一日，齊燮元奉吳佩孚之命，進攻皖系惟一殘存勢力上海附近的盧永祥後，孫中山立即聲援皖系，於九月四日下令北伐，分兵三路向河西進攻。張作霖亦於聞訊立即致孫中山先生響應北伐，願效前驅，絕不坐失殺敵機會，隨即於九月十三日，首先向熱河進攻，發動了第二次直奉戰爭，並向廣東方面重申武漢會師之約。

期望少帥掌握東北

民國十三年十月底，吳佩孚因部下馮玉祥古北口回師，發動所謂「首都革命」，被人刺了老巢，長城前線部隊不戰而潰，曹錕在北京也成了階下囚，這時張作霖與馮玉祥擁戴段祺瑞出任執政，執政等於臨時國家元首兼國務總理，表面上大權在握，其實被佔據北京的馮玉祥玩弄於股掌

之上，連自己最得意門生徐樹錚性命都不能保證。吳佩孚自天津乘輪南下，轉入仍在直系掌握的長江流域內準備俟機再起。

當時中國局勢紛亂已極，進入史無前例的新春秋戰國時代，其分裂情形大致為(1)張作霖掌握東北四省及北京以東的直隸省各縣市包括天津市在內。(2)馮玉祥盤踞北京及其附近地區，部隊雖不多，但因北京在其手中，而有較大發言權。(3)一向順從北京政府的山西閻錫山，多年休養生息，已成爲氣候，自霸一方。(4)四川軍閥紛起，儼然一個雛形的小中國。(5)趙恒惕在湖南公佈湖南省憲法，亦等於湖南獨立自主。(6)沈鴻英在廣西柳州就任桂軍總司令職。(7)鄭士琦在山東宣佈獨立。(8)陳炯明仍盤踞廣東省東江流域各縣市。(9)袁祖銘通電掌握貴州省政權，派彭漢章爲清御司令。(10)陝西劉鎮華表面上擁護段祺瑞執政，但在實質上並不敵視吳佩孚。(11)滇省唐繼堯亦宣佈獨立。(12)廣東省的廣州及附近地區爲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軍勢力範圍。(13)其他豫、皖、鄂、江、浙等省大抵仍擁護直系。這時的北京政府段執政，正如東周天子一般，對諸侯毫無約束力，只在張作霖與馮玉祥夾縫中圖生存而已。

民國十三年直軍潰敗，段祺瑞、張作霖、馮玉祥先後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。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後，僅與張作霖互相訪晤，並欲與段祺瑞面商大計，但段祇派許世英赴津周旋推拖，段本人則避不見面。段拒與孫見面原因，主要係孫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廢除與各列強間不平等條約，段則主張召集善後會議

，爲求各國承認，決定對前北京政府既定條約一律仍視爲有效，政見不同無法爲謀。不久孫中山先生肝病發作，進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，在孫中山先生臥病期間，據云張學良曾到病榻探視，孫對張云：「東北前途全在你們這些東北青年手中，希好自爲之！」孫中山先生對張學良的囑勉，對年輕富愛國思想的張學良發生了很大作用，爲其後信奉三民主義，移轍歸順中央促成全國統一有絕對重大影響。

蔣中正晤見張作霖

張作霖與先總統蔣中正的關係，世人很少談及，惟據前遼寧省政府主席王鐵漢先生曾有較詳細的敘述。

民國十二年八月，孫中山先生派蔣中正赴蘇俄考察，其隨員有王宗山先生，王宗山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在臺逝世，其親友撰寫的王宗山事略中有：「……蔣公奉派訪俄，先生與焉……蔣公順道視察東北，經先生（指王宗山）之努力，促成蔣、張順利晤談（張即張作霖），爲以後之團結植基。」根據此段敘述，當可知張作霖曾與蔣中正順利晤談，確爲事實。茲由蔣中正訪俄行程探討得知。蔣中正係於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經大連乘南滿鐵路經過長春、哈爾濱改搭中東鐵路轉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。蔣中正正在蘇俄考察三個月之久，於同年十一月廿九日，自莫斯科啟程回國，十二月九日過哈爾濱、長春，當其返抵上海時已爲十二月十五日。由其十二月九日抵長春到十二月十五日返上海途中計算，蔣中正正在瀋陽

似有三日左右逗留。此刻，廣州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葉恭綽正在瀋陽，因此經王宗山與葉恭綽之介紹聯絡，而促成蔣中正與張作霖之順利晤談，同時或有張學良在座。會談確定時間雖無正式紀錄，但推算其時日應在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後。

這裏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時俄國共產革命成功未久，共產政府對內高唱人人平等，財富不得集中私人之手，一切歸公全民共享；對外則主張各民族間平等，援助弱小民族，打倒帝國主義等。因而對一般青年頗有號召力，使人醉心烏托邦的可能實現，並視共產國際爲祖國等，而風起雲湧，以信仰共產主義爲進步而「自豪」。

蔣中正抵蘇俄視察二、三個月立即發現共產主義有許多弱點無法突破，漂亮的口號不可能成爲事實，因而預言共產主義終將破滅。蔣中正歸國後立即晉謁孫中山先生，說明考察心得，並說明蘇俄共產黨在俄羅斯之能獲得政權，主要是趁俄羅斯經濟凋蔽農村破產，民不聊生之時。他認爲共產主義，目前縱然猖狂一時，在本世紀內即將灰飛煙滅。蔣中正正在所著「蘇俄在中國」內曾預言共產主義，將在二十世紀內崩潰，當時許多人皆認係蔣的一廂情願。但自從東歐各國獲得解放，東西德的統一，蘇俄的崩潰解體，世人始知蔣中正確係一位高瞻遠矚眼光銳利的政治家。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，
即可收到書刊。